

有光一往一往有光

范炎培 著

周有光年谱

范炎培

编著



NLIC2970849623

106岁的周有光先生亲自审阅
李锐、屠岸作序
收入百余幅珍贵老照片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有光一生一注有光

沈和著

周有光年谱

范炎培

编著



NLIC2970849623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有光年谱/ 范炎培编著.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2. 11

(民盟历史文献)

ISBN 978 - 7 - 80256 - 365 - 0

I. ①周… II. ①范… III. ①周有光—年谱
IV. ①K82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0651 号

出版人	范芳
责任编辑	盛利君
装帧设计	群言艺术设计中心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 - 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 - 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 - 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 - 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1 彩插8
字 数	225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6 - 365 - 0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破坏的危难之际。民盟以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尊重思想自由、提倡依法治国为政治纲领。民盟凝聚了当时绝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可谓群贤毕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闻一多、李公朴、梁漱溟、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吴晗、费孝通……这些民盟前辈精英们纵横捭阖、开阔放达，本着知识分子的人文良知和社会责任“奔走国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领域都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和主张，将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那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在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动荡岁月里，历史的浪潮将中国民主同盟，将有志于民族振兴的贤良才俊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为历史的进程，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将自己的荣辱与民族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的民主、繁荣奋斗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索，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在和平盛世的今天，为了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财富，为了让后人记住先辈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他们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奋斗事迹，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积累，出版了《民盟历史文献》丛书，这不仅仅是追忆往昔、缅怀先贤，也不仅仅是为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厘清历史、臧否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那段曲折的历史，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呈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是为了民盟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需要；为了让那些隽永传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后人的眼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盟历史文献》丛书的出版，是对先贤们多党合作历史的尊崇和传承。

《民盟历史文献》编委会

编撰说明

周有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具有渊博的学识和完美的人格品质。大半个世纪以来,周老一直在语言文字学领域里进行着广泛的探索和研究,特别是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和比较文字学方面取得卓著成就。周老是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语言文字学理论对我们实施国家语言规划,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半个多世纪以来周老先后发表著作 30 余部,论文 300 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周老的前半生也是一位经济学者,他的经济学著作和语言文字学著作都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至今已 107 岁高龄的周老,还是思维敏捷,眼界超前,仍在语言文字学领域里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令人钦佩。

周老 1906 年 1 月 13 日出生于江苏常州。1923 年从常州中学毕业,就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攻读经济学,并上了许多教育学的课程。1927 年至 1948 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

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从事经济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奉调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先后担任文改会、国家语委委员和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曾任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教育组副组长。

一百多年来，周老经历了四个“朝代”，戏称“四朝元老”。周老的人生经历丰富，要完全记录周老的传奇人生实在不易，本书只能算是对周老一百多年的“有光”人生经历，作一次纪年简编吧！编撰周老年谱，只是按年对周老人生的轨迹作了忠实的记载，不加评论，让读者自己去阅读周老的人生，相信读者自会有所感染和收获。

《周有光年谱》，以一百多年前周老的出生地常州青果巷为起点，采取逐年记载的方式编年记事，以周老107年的年岁为纵轴，将其一百多年的人生经历、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事件及其众多的作品进行纪年记载，谱录着周老看似平凡的人生轨迹。从横的方面，又记载了与周老有关的国内外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大事，力图反映出时代的特征，显示了周老当年的活动背景。

《周有光年谱》也记载了周老的家庭亲情、人情等一些琐事，从另一角度反映周老人生轨迹的时代特征。只有搞清楚当时的

世间时事,才能更好地认识周老思想的来龙去脉。这对于认识周老的思想发展,对周老的作品探索、治学态度以及了解周老在思想上和学术上所达到的成就会有重要的意义。

展示了周老一百多年来的人生情感的《周有光年谱》,注意到纵横交织,论世知人,使周老的形象更加清晰。读者倘若细细思考周老人生之路的得失,做到知人论世,在前人那里吸收智慧和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做人和做事的启发,不论是处世,或是从政、经商、治学、做工,相信都是很有益处的。

“年谱”一般是在身后编撰,现在周老尚健在,书名取“年谱”得到周老的认可。为了增加《周有光年谱》的可读性,本书的写作方法和内容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般年谱的写作体例,增加了许多丰富翔实的内容,并配有一百余张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这样《年谱》虽然是“长”了一点,内容多了一点,增加了一些常州“元素”,但也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表现周有光“有光”的人生,使《年谱》更具可读性,更具资料性。

范炎培

代序

向周有光老人学习

李 锐

2009年8月,友人送来周有光前辈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关于青少年教育的信,我被这位104岁老人的精神所感动,马上遵嘱代转,并让友人表达我对周老的敬意。9月25日,不顾我的劝阻,周老在儿子周晓平和蒋彦永教授的陪同下,硬是坐轮椅来到我家,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使我受教匪浅。

周老谈到早年去美国工作,学习经济,有幸同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有过接触。那时美国的科学技术已经处于一个新高峰,站在世界前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战时期大量人才流入美国;二战以后,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是偶然的。我很同意周老的看法。1979年后,我去过美国三次,才认识这个国家,建国二百年来,确实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有一个统计资料可予说明,即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占70%。这也可证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是靠科学知识的发展,“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载体是知识分子)。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周老说:“我在美国感受最深的是,美国什么都是自下而上,

尊重个人的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尊重知识和人才,尽量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改革开放后,差不多每年到外国去,人家都请我参加学术性的国际会议。在国际会议里面有许多美国的大官,他们也是学者。可是他们的教授都坐在前面,大官都坐在后面。我们中国刚好相反,大官坐在前面,教授坐在后面。”周老还谈到这样一件小事:“克林顿到西安参观,碰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谈起话来,男孩子在电视中见过克林顿,就说你是克林顿,你领导美国。克林顿说,错了,不是我领导美国,是美国人民领导我。这一句话就说明美国跟中国不一样。”这也就说明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明,“三纲五常”的传统,居高临下,大家养成眼睛向上的习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更是凡事都要有领导,领导尤其一把手说了算,大搞个人崇拜(英语中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词)。这就不是“以人为本”,更不是民主和科学的理性原则了。闲谈中周老还谈到:“社会科学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本来研究中心都在欧洲,后来跑到美国去了。自然科学三百年前就达到了一个高峰,社会科学是比较晚的。”周老还谈到,“由于几百年走改良道路,英国的殖民地也是好的,如澳大利亚和香港、美国和加拿大都有英国的底子。法国和西班牙就差,拉丁美洲都不行。”

周老出版的著作有三十多种,有的已被译成外文。一百岁后还能一年出两本书,真是令人敬佩不已。记得去年一月,在《炎黄春秋》的茶话会上,邵燕祥曾建议向周有光老人约稿。周老比我长11岁,思维依然极其敏捷,他说他是85岁以后,才着重研究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的。这真是与时俱进了。他现在每天

用电脑上网并写作(我却是一个电脑盲)。去年底,我收到周老寄来的《朝闻道集》,夹条封面上具名:“周有光先生在一百零五岁之前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封底有三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在,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书中包括老人在语言、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真知灼见,总体上偏重于对世界历史与文化的思考,特别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进行纵横比较,阐明东西文化中的优劣长短。他不同意季羨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也不赞同将文化简单分为“东西”两种。目前流行的所谓的东方文化应分为三大文化区,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文化。这三种文化之间区别很大,不相统属;不像西方文化,发端于欧洲,兴盛于美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东西这四种文化相互交流,产生了一个国际现代文化,不分国家的,整个人类的,大家都公认的。”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季羨林先生提出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行其道,不少人认为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西方文明已经走下坡路,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东方文化将取而代之,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周老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发展的确出现了小国崛起、大国衰落这一现象,但美国却是一个例外,由于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美国仍旧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全球化巡礼》、《两大文明古国的经济起飞》等文章中,周老阐述了这一思想:人类历史是不断的聚合运动。城邦聚合成国家,国家聚合成多国联盟,多国联盟聚合成世界组织“联合国”(UN)。城乡贸易聚合成全国

贸易,一国贸易聚合成地区多国贸易,地区多国贸易聚合成多国文化圈,多国文化圈聚合成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全球化是人类聚合运动的新阶段。周老认为,人类各方面的发展,聚合是与时俱进的。谈话中他认为:“现在形成一种国际现代文化,不是哪一个国家的。现在这个文化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大家共同的文化,一个是传统文化,后者是各个国家不一样的。我们每个国家都在共同的现代文化当中生活,同时保留了本地的传统文化当中有效的成分。所以现代人在双层次文化中生活,当代文化同古代是不一样的。这个现象已经开始了,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了,说不清楚了。趋同文化快得不得了,一个地方搞一个东西,其他地方都学习了。”周老谈到自己这样的经历:“我到医院去看病,等医生,等拿药,我看来去,没有一个人手里不拿手机的,手机跟人分不开了,这是过去不能想象的事情。还有宽带(网),你不许人家发表文章,人家在网上发表,网上你可以控制,但现在有个新花样叫推特(我不懂这个名词,周晓平插话说:没有中文翻译,就是短的博客,传输信息的力量很大)。”周老接着说:“是一个微型博客。可以有一种好的印象和另外一种印象相互沟通,每个国家的透明性增加了。所以,人家问我对中国前途怎么看法,我说我一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中国的前途跟世界前途一样,因为整个世界在进步,中国不可能不进步。现在道路就只有一条了,本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苏联道路,一条是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只剩这一条了。这条道路上,有的走在前面,有的走在后面,后面的可能往前走,大家都走在一条道路上。有很多人论证,中国 30 之后可以走上民主道路,

(我插话:这是最好的估计)。80年代我到美国去,发现美国有22个研究所在研究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确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也许用不了多久,中国的GDP就会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但是一人均,中国还只能是下游,仍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周老在《全球化巡礼》一文后有一个附条:“从人均GDP看世界。”这个资料来源于2001年《世界地图集》。去年岁末,周老给我寄来一份最新的统计——世界各国人均GDP,这份资料来源于2010年《世界年鉴》(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我比较了两个相距十年的统计,中国的地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说明,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中国要真正取得“三十年河东”的地位,必须在社会保障、贫富悬殊、腐败控制、环境安全等方面,不断改善,赶上发达国家,而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和科学化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周有光老人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老一辈学者。他生于1906年,1927年登上大学讲座时,我小学还没有毕业。20世纪30年代,他已经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他曾在上海参与“七君子”的救亡活动。1949年,他从美国归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被改行从事文字改革工作。周老一生学术贡献很多,由于参加《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有人统计,中国用手机发短信使用拼音输入法的占97%,操作电脑使用各类拼音录入法的占50%以上。关于手机对世界的影响,谈话中周老是这样评价的:“手机几乎是万能的,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新闻,可以看书,可以谈话并

看到对方的脸。手机将人融合在一起,集合信息化的大成,将来还会有大的变化。”

周老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方三编审之一,故有“周百科”的美名。他还是该书日文版的国际学术顾问。令周老遗憾的是,中文版出版近30年,卖了还不到20万部,而日文版刚出版就卖掉70万部。日本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都是东方国家,两国人求知欲却有如天壤之别,怎不令人叹息。

周老曾对记者说:“我向来不刻意说要讲真话,因为我从不讲假话。讲真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不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自己相信的话当然是真话。”真话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由于政治、经济、思想的三个垄断,我们有过讲假话、空话、大话的历史,最后导致十年“文革”,背离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也背离了探求真理的精神。改革开放使我们有机会向真理靠近,但问题还在要彻底解决这三个垄断,我们才能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

周有光前辈以104岁的高龄发表新论,制造了跨世纪的传奇。我虽然同周老是初识,只有一面之缘,却有深切的感受,获得很大的教益。

序言

一部不可多得的人物年谱

屠 岸

乡贤范炎培先生，是江苏常州民俗文化、地方文化及民间文艺研究专家，对语言文字特别是常州方言有精深的研究。我曾拜读过他的《常州闲话——常州方言文化》、《常州闲话——学说常州话》等著作，从中获得很多教益。我生于常州，小学毕业后才离开常州。常州是我的根。因此我读范先生的著作，感到十分亲切；我对范先生在常州方言研究方面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甚为钦佩。

周有光先生，是大学者，著名教授，语言文字学专家，思想文化学者，经济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者。他出生于1906年1月，今年已届106岁，被称为：“人瑞”。他是常州人，常州青果巷里至今还保存着他的旧居。现在他依然思想敏捷，笔耕不辍——称“笔耕”不太准确了，应称“键耕”（或“指耕”），因为他写作都用电脑。他曾担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教授中有九位现在都活到百岁以上，但只有他还在“指耕”，撰写著作。他已经著作等身，而这几年还几乎每年出一本杂文集！

范炎培先生十分崇敬周有光先生。去年范先生光临寒舍，

对我说：“我一直想写一写周有光老先生，让常州家乡的人知道和了解周有光先生，遗憾的是常州很多人，包括现在政府部门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周有光先生。……故而我几年前就在常州报刊上发表拜访周有光先生的文章，并在一些讲座中宣传周有光先生。特别是在周老 105 岁生日时，搞了一个‘周有光图片展’在常州展出，这个活动准备了两年。……写《周有光年谱》是我另一个心愿。要写周老的传记，工程量大，我一个人没有能力和水平。我只能写相对比较容易写的年谱。《年谱》的初稿已经完成了，正在征求意见，并且在不断修改中。我已经征得周老的同意，请您为《年谱》写序言，因为您是写序言最合适的人选。”数日后，范先生把已经打印好的《周有光年谱》书稿寄给了我。

范先生信任我，而且经过周老的同意，我不能推辞这项写作任务。

周有光是我表哥屠模（伯範）的夫人周慧兼的弟弟。屠、周两家是江苏常州的望族。屠模是我母亲屠时的侄子，我们两家来往密切。由于有这层亲戚关系，周有光也是我的表兄，我称他为“有光大哥”。有一种说法：“一表三千里”（不是“瓜蔓抄”，是“瓜蔓攀”）。我却说有光大哥与我是“一表五十米”，因为他的寓所（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语委的宿舍）就在我工作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南面，仅有一墙之隔。这样方便，我可以经常前去探望我的有光大哥。

我最早接触有光大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和他都居住在上海的时候。1946年3月10日，我到亚尔培路昌厚新村四号他家向姻伯母（他的母亲）祝寿，见到他，叫他“耀平哥”（他原名周

耀平)。那时我 22 岁,他 39 岁。他仪表堂堂,倜傥潇洒,风流儒雅。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他已年逾百龄。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和他先后奉调北京,在首都定居下来。2006 年 1 月 6 日,我和家人到他家祝贺他 102 岁生日大庆。他笑看了花篮和绸带上的字,道了一声谢之后,第一句话是:“上帝把我给忘了……!”他和我都哈哈大笑。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就叫《上帝把我给忘了——记周有光大哥》,发表在《文汇报》上。

有光大哥人格特点表现在他的乐观旷达上。他的夫人张允和大姐 93 岁逝世后,他万分悲痛,但他能从悲痛中抬起头来,使心情逐渐趋于平静。他说,西方有一位哲人说过,个人的死亡是人类群体进化的必要前提。所以我们要以平静的心态对待这件事。由此可见,他参透了人的生与死。有光大哥的乐观性格有时化为幽默。有一年,他把他的著作赠给我,在扉页上写着“屠岸大哥指正”。又附信,说:“我只是看了您的译诗的一小部分,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这里送上拙作,请指正。”他写的“五体投地”表现出他的幽默。“请指正”则暗含着诙谐。他学富五车,我真是望尘莫及!称我为“大哥”,则更奇!他比我足足大六十七岁!……有光大哥对国内国外的大事小事,无不关心。有一副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对有光大哥,最合适不过了。他具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他洞悉世态,对世界上发生的种种黑暗,腐败,阴谋,杀戮,战争等现象,他都一清二楚,而且能联系历史与现实,对这些现象做出分析,找出其根源。但他并不悲观绝望。他对中国和人类的前途依然充满美好的憧憬。